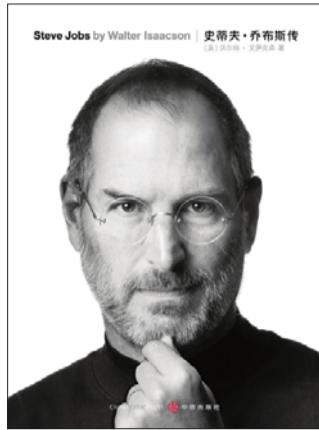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苏轼

11 来访者



◆书名:《史蒂夫·乔布斯传》
◆作者:【美】沃尔特·艾萨克森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我跟她说过很多次,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希望在她5岁的时候我曾是个更好的爸爸,但是现在她应该放下过去,而不是一辈子都记恨在心。”就在丽萨回来前,乔布斯这样回忆说。丽萨的这次来访很顺利。乔布斯开始感觉好一些,他有心情去弥补伤害,对周围的人表达他的感情。32岁的丽萨平生第一次在认真地谈恋爱。她的男朋友是来自加利福尼亚的一位正在打拼的年轻电影制作人,而乔布斯居然心情好到建议她结婚后搬回帕洛奥图来。

“你瞧,我不知道我还能在这个世上活多久。”他告诉她,“医生们也无法告诉我。如果你想更多地见到我,你就得搬到这边来。为什么不考虑一下呢?”虽然丽萨没有搬到西海岸来,但是乔布斯还是为他们的和解感到高兴。“我原来并不肯定我想让她来,因为我病着,不想再有更多复杂的事情。但是我很高兴她来了。这帮我解决了压在心里的很多问题。”

乔布斯那个月还接待了另一个想要修缮关系的来访者。住在不到3个街区外的谷歌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刚刚宣布计划从埃里克·施密特手里接管公司的控制权。他知道如何取悦乔布斯:他询问是否可以过来请教一下做一个好的CEO有什么秘诀。乔布斯仍然对谷歌感到气愤。“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去你妈的。’”他回忆说,“但是后来我想了想,意识到在我年轻的时候每个人都帮助过我,从比尔·休利特到在惠普工作的邻居,所以我给他回电话说没问题。”佩奇来到他家,在乔布斯的客厅里,听他讲如何创造伟大的产品和生命力持久的公司。

乔布斯回忆道:关于专注,我们谈了很多。还有人的选择。如何知道

提要:

在乔布斯2011年宣布病休时,情况看起来很紧急,连一年多没有联系的丽萨·布伦南—乔布斯都安排一周后从纽约飞了回来。她跟父亲的关系建立在层层叠叠的怨恨之上。在她人生前十年,乔布斯基本上弃之不顾,可以理解这带给她怎样的创伤。雪上加霜的是,她还继承了父亲的浑身是刺,以及在他看来她母亲的愤世嫉俗。

应该信任谁,以及他如何打造一支可以依赖的团队。我给他讲了必须采用什么样的拦截战术去防止公司变得松散或充斥着二流选手。我强调的主要事项就是专注。要想清楚谷歌成熟以后想成为什么样的公司。现在摊子铺得到处都是,你想专注去做的5个产品是什么?把其他的都扔掉,因为会拖你的后腿,会把你变成微软,导致你生产的产品符合要求但不伟大。我尽量做了我能做的。我会继续与像马克·扎克伯格一样的人做这样的事。我余生的一大部分时间会用来做这个。我可以帮助下一代记住当下伟大企业的血统,以及如何把这些传统发扬光大。硅谷一直非常支持我。我应该尽我所能作出回报。

乔布斯2011年病休的公告也引发了其他人到帕洛奥图的朝圣之旅。例如,比尔·克林顿就曾登门拜访,讨论从中东到美国政治的所有事情。但最令人感动的来访者是另一位生于1955年的天才,那个30多年来作为乔布斯的对手和伙伴、共同定义了个人电脑时代的人。

比尔·盖茨对乔布斯的痴迷从未消失过。2011年春天我跟盖茨在华盛顿共进晚餐,他到华盛顿是为了谈他的基金会的全球健康项目。他惊讶于iPad的成功,以及乔布斯即使在生病期间都那么专注于寻找方法去加以改进。“我现在只不过是在把全世界的人从疟疾这类灾病中解救出来,而史蒂夫仍然在创造惊人的新产品。”他有些伤感地说,“也许我应该留在那场游戏里。”他冲我微笑,以确认我知道他在开玩笑,或至少是半开玩笑。



提要:

昨天,与几兄弟跑到茶馆里去扯白话,一位老弟说若能梦回大清,他愿去吏部当差,不想去御史台干活,吏部好啊,专做好事,每到一地,人家都是夹道欢迎,笑脸相送,红包相递;御史台做的都是恶事,去哪里,人家都给一张牛肉脸,不挨骂就是万幸了,哪里可以吃了玩,玩了兜呢,一点咸味也没有。

崭新新,这本来该得到朝廷嘉奖才是,但官场事情,有时说不清,一点也不干事没一点事,拼命大干事干大事就来事。这不,胡林翼在湖北干得蛮好,风言风语却吹到了皇上耳朵里了,“有中以蜚语者”,蜚语吓死人,说是湘军拥兵自重,胡有谋反嫌疑。皇上听了,坐不住了,要派人到湖北去看看。这不 是去提拔人的事,而是去纠察人的事,按监察局老弟说的,是件搞人路子的恶差,想来没人愿去,其实不然,钱宝青欲为弊事除圣明,却说欲为圣明除弊事,争相去,咸丰皇帝看到小钱工作积极性这么高,不便打击,给他派了这活,“上遣钱宝青查办”。

无利不起早,钱宝青这么起早,当然也是为利,“钱挟大欲而来,以为所参情节甚重,必可满欲”。做个对比吧,这次下



■编辑:牛蕊 ■美编/组版:卫先萌

B23

20 “我觉得自己喘不过气来”

提要:

芭芭拉——39岁,一位修长、纤弱的电视节目背景音乐的创作者,以极度忧郁的心情前来找我。我会半夜醒来,内心一片空虚,几乎像要死了似的。我当年是个音乐神童,五岁就能演奏莫扎特的协奏曲,12岁就获得了朱莉亚音乐学院(全美著名的音乐学院)的奖学金。我的事业前程似锦,但我的内心却像要死了一样。

六个月前我患忧郁症入院治疗。我感觉自己完了,我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我问芭芭拉,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事情突然促使她住了院。她对我说,她在三个月内先后失去了双亲。我为她感到痛心,但她却马上劝我不要为她难过。

这没关系。我们已经有几年不说话了,所以我觉得自己早已失去他们了。

我向她询问同父母分离的原因。

四年前,我和查克计划结婚,我父母硬要来同我们一起筹办婚礼。这就是我所需要的一切……让他们来像我小时候那样威吓教训我。我是说他们总是要插手……像在宗教法庭上那样,审问我要干什么,同谁一起干,要往哪儿去……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提出把他们安置在旅馆里,因为结婚前查克和我的压力已经够大的了。

这下子他们真像疯了一样,他们对我说,除非让他们来同我们住在一起,否则就永远也不再同我说话了。有生以来第一次,我违抗了他们。这是一个多么大的错误啊。首先,他们没来参



◆书名:《中毒的父母》
◆作者:【美】苏珊·福沃德
克雷格·巴克
◆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

加我的婚礼,此后又告诉全家我是什么混蛋。现在大家都不同我说话了。

我结婚几年以后,母亲得知自己患了动手术也无济于事的癌症。她让家里每一个人都当着她的面起誓,她死的时候决不告诉我。直到五个月后我碰到家里的一个朋友,人家向我表示哀悼时,我才知道这件事。

我就是这样知道母亲的死讯的。我径直回家去找父亲。我当时以为可以弥合我们之间的裂痕了,可他说的头一句话竟是:“现在你该高兴了,你把你母亲除掉了。”我当时真是遭到了毁灭的一击。他此后因悲痛过度,过了三个月也死了。

每当我想起他们的时候,我都听到父亲在谴责我,这使我觉得自己就是个凶手。尽管他们双双都已在6英尺的地下,但他们的谴责仍在死死扼住我的脖子。怎么才能把他们从我的脑海中、从我的生活中除掉呢?

芭芭拉被从坟墓中伸出的手控制着。有好几年的时间她都觉得自己对父母的死是负有责任的,这极大地损害了她的精神健康,也几乎把她的婚姻给毁了。她拼命想要摆脱她的负罪感。

自他们死后,我一直想到自杀。要消除脑子里那个重复出现的声音“你杀了父亲,你杀了母亲”,这似乎是唯一的办法。我差一点儿自杀,可你知道是什么阻止我这样做的吗?

我摇了摇头。在我们一个小时的会面中,她头一次微笑了,回答说:我怕死后再碰到父母。他们毁了我在世间的生活,这已经够糟的了。我可不想再给他们机会,毁掉我在那个世界拥有的这一切。

像许多中毒父母的成年子女一样,芭芭拉能够承认她的父母给她造成部分痛苦。但这并不足以使她把负疚感从自己身上归还到父母身上去。这需要花些工夫,但我们最后还是把它完成了,她终于承认,父母应当为自己残忍的行为负全部责任。芭芭拉的父母去世了,但芭芭拉却又用了一年的时间,才使他们停止骚扰自己。

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诸葛亮

要用一支鹅毛笔,抵三千毛瑟枪,将胡林翼一干人马全给毙了!

胡林翼有点怠慢钱宝青,但在官场里混了那久,虚酬规矩还是遵守的。就是钱宝青关起门来以鹅毛笔当毛瑟枪使的这天,他带人来看望钱宝青了,到了宾馆,却见其他一同来办案者,神色张皇,都说钱大人自关在套间里,一直没出来:“大人昨晚灯下写覆奏,至今房门不开,而案上灯光仍闪烁,我辈不敢叩门也。”胡林翼“命叩门,三叩仍不应,命斧以入”,一看,“大骇,则见钱伏案死,一奏折尚未书毕”。再一看,“更大骇”,那奏折上“盖直诬胡、鲍(鲍超)有反意,将割据湘汉而自王也”。

钱宝青咋死的?估计是气绝身亡的吧。他抱着那大预期而来,却是一点收获也没,越想越气,加上他也许有脑血栓兼心脏病吧,怨气窜心,恨气冲脑,引发病情,一命呜呼。钱宝青死在工作岗位上,报没报烈士,史上没记,不可乱说;而胡林翼见了那奏折,赶紧兜了烧了,将钱宝青“以暴病闻”,皇上可能考虑各种因素吧,“上亦不追究也,此事遂罢”。

有人说,这故事恰好可认证御史台是恶事啊。不,这恰好可反证这是很有咸味的事,是美差与肥差。钱宝青事如此发展,实在是太例外了,完全是小概率事件。胡林翼不贪不腐,难得难得;而钱宝青暴病而亡,更是罕见罕见,这两人碰到一起,百之一二吧。其他情况,概率你想多大就有多大,要不,钱宝青也不争着去干这事,干这事也不抱那大期望,没抱那大期望,也不至于那么暴亡。



◆书名:《暗权力——暗权力Ⅱ》
◆作者:刘诚龙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21 整人是件蛮咸的差事



◆书名:《暗权力——暗权力Ⅱ》
◆作者:刘诚龙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这位仁兄把监察工作定性为恶事,这个有待商量,但说一点咸味也没有,没谁想干,这话好像有点假。清朝钱宝青,干的正是御史工作,他一点也不觉得这是恶事,反而感到这是天底下难得的好差、美差与肥差。

咸丰晚年,湘军大帅胡林翼治军武昌,革命工作红红火火,湖北政局崩